

著 太 賴  
郎 久

# 日本政記

八

210.12  
R15n  
(1880)







560908



日本政記卷之十五

賴襄子成 著

後土御門天皇

諱成仁。後花園子。母嘉樂門院。藤原氏。內大臣信宗女。在位三十六

年。改元六。曰文正。應仁。文明。長享。

延德。明應。崩。壽五十九。葬泉涌寺。

六年。

乙亥

春二月。天皇卽位於太政官廳。尊先帝曰太上

天皇。持通關白如故。冬十二月。足利義視任大納言。

叙從三位。

文正元年。

丙戌

義政子義尙以前年冬生。其母富子不欲

僧之。而難渝義視約。又細川勝元輔之。難搖。念諸將抗



日本正言 卷之十五 東上 朔片  
勝元者。唯山名宗全。於是密召宗全託之。初宗全以女妻勝元。無子。養宗全子是豐爲嗣。已而生子。廢是豐。宗全不懌。赤松則尚之復邑。又意勝元所爲也。啣之。故受託不辭。稔聞畠山義就勇。與勝元相仇。因欲結焉。遂請赦之。召還爲援。義政許之。時伊勢貞親爲幕府奏者頭。掌出納。甚有權。斯波氏無嗣。立族。人義敏。其家宰不服。因貞親請逐之。立義廉。娶宗全女。已貞親娶義敏妹。廢義廉。復義敏。宗全怒。將援義廉攻貞親。京師騷然。諸將居間和解。夏四月。貞親義敏皆奔。冬十一月。義就被

赦入京師。謁幕府。造宗全極驩而出。十二月。地大震。應仁元年。丁亥。春正月。故事。大將軍歲首臨三管領以下宅。受饗。時畠山政長爲管領。治具請焉。不臨。十五日。臨山名宗全宅。已而宗全率義就義廉以下諸將。詣幕府。請使政長避本第。納義就許之。遣使諭旨。勝元曰。勝元曰。臣將面對焉。使者復命。久之不至。遂與政長聚兵自備。宗全亦召兵守幕府。義政令曰。政長義就宜各以手兵相決。諸將毋得援。義就曰。可也。十八日。義就擊政長于御靈林。宗全潛援義就。政長敗走。義就復入本第。世嗤



勝元不援政長。以爲怯。勝元慙。杜門不出。勝元第在幕府東。宗全第在西。義視往來兩軍間和解之。不聽。二月。宗全散遣其兵。勝元覘之。乃潛與族政之師春政春。徵所管攝津丹後和泉淡路阿波讚岐土佐備中參河兵。政長以河內紀伊斯波義敏以越中。京極持清以近江之半。飛彈出雲隱岐。武田國信以若狹安藝。赤松政則以加賀。皆屬焉。兵凡十六萬。宗全聞之。亦與其族教幸教清發。但馬因幡播磨伯耆石見備前美作兵。義就以大和及河內紀伊故黨。畠山義純以能登。斯波義廉

以越前尾張遠江。六角高賴以近江之半。一色義直以丹波伊勢。土岐成賴以美濃。皆屬焉。兵凡十一萬。兩軍絡繹入京師。京師人民負擔奔竄。夏五月。義政令曰。先戰者我敵也。一色義直第在幕府前。勝元遣兵屯實相院。逼義直。義直走。勝元乃入幕府。樹其旗四足門。迎義視入府中。宗全怒攻實相院。不克。自是兩軍交戰京中。東軍每勝。退保相國寺。又使赤松政則往收其故黨。六月。大內政弘黨宗全。以周防長門兵三萬東上。政則拒之。尼崎大敗。西軍復振。東軍每失利。秋八月。勝



元疑幕府近臣有爲西軍耳目者。請逐其十二人。十二人怒曰。內旨在西。西勝則咲。東勝則顰。何獨吾輩。勝元從殺之。又逆帝及上皇於幕府。九月。西軍遣義就政。弘等攻相國寺奪之。或說勝元曰。是吾東西受敵也。乃遣政長復取之。勝元請復伊勢貞親伺察幕府。義視素惡貞親。不自安。出奔伊勢。依北畠氏。賴襄曰。應仁之亂。本於嘉吉之變也。犬家奴戕主人。於衆奴中。而衆奴逡巡。莫能齟齬。有一奴焉。獨能奮前擊斃之。則擊斃之者。昂首橫行於衆奴中。而不可

制固也。而爲家宰者。引之以排已所嫉者。嗣主人又引之以濟已之私。是授之權。以長其勢也。及其勢長。復欲與之抗爭。則其鬪亂紛紜也。固宜。自古國家之亂亡也。必由其威權陵替。紀綱廢壞。而英雄之人。樹大功其間。是以能操其權。遂至移其國者。皆然。今以足利氏之國勢如此。而桀驁悍惡。如山名宗全者。其功出一國之上。使宗全大過人者乎。則其篡足利氏之國也。不爲難矣。異日之豐臣秀吉於織田氏是已。幸而無遠志大略。故止於橫恣無忌而已。雖然。當時



日本政言 卷之十五 藤氏崩片  
之爲將軍管領者所宜加之慮焉。答之以恩禮以靖其心。酬之以金帛子女以充其欲。不可多與土地也。多與土地可也。不可授之權也。既與土地而復奪之。既授權而復爭之。乃大不可矣。夫賞宗全。盡領赤松氏地。使其同族之封相聚。已非慮之固者也。然猶曰。有不得不然者焉。又立赤松遺孽於播。以怒之而鬪之。何哉。彼怒而不直我。鬪而奪之。我何辭責之。正足以成其勢而失我權。况我固授之權乎。夫所謂授權者。何必其官職云哉。我倚託之。使彼爲輕重於我。是

之謂授權。細川勝元嫉畠山德本之資望。欲擠而代之。是以引宗全爲黨。與之結婚。又養其子。及德本之欲易嫡。乃與之并力。陰助其子。以蹙其父。是管領授之權也。將軍義政既養義視。而欲復立巳子。則亦藉宗全爲援。是將軍亦授之權也。夫德本之事。私也。而宗全據公以排之。義政之事。亦私也。而宗全知私以援之。其乘焉以執權逞志。則一也。勝元初與宗全結。以得其志。既而視宗全之勢殆出巳上。亦知將軍之陰有託焉。以軋巳。於是亦植黨以與之爭。而不知巳



先授之權。以至於此也。義政亦授之權。使與勝元爭。而已乃為勝元所劫持。亦不能得宗全之力。所以應仁之亂。滔天塗地。十餘年而不決也。後之為國家者。不幸逢惡人之有功者。務善處置之。以服其心。則何患其不可制哉。雖然。不使國家之勢。至惡人之有功者。為先務也。

（此處為模糊之文字，內容難以辨識）

200002

二年。戊子春二月。藤原政嗣為關白。夏四月。義政以書

招還義視。勝元等。又連署請。秋九月。義視還。有飛語。

勝元謀廢立。義政疑懼。將潛赴西軍。勝元乃使人將義

視上叡山。中宗全遣兵迎取入西陣。自是兩軍。如將軍兄

弟戰者。春三月。山宗全入。夏五月。藤原宗全入。

文明元年。己丑秋。大內氏家臣作亂。大內政弘引還。赤松

政則盡復播磨備前美作。

二年。庚寅冬十二月。太上天皇崩于室町。

三年。辛卯春正月。葬後花園天皇。葬儀不備。大將軍義政



徒步從之。斯波氏家宰甲斐弒其君義廉。宰朝倉誅

殺甲斐。取越前。宰織田取尾張。義政令朝倉領越前。

是歲。上杉顯定攻拔古河。逐管領成氏。顯定。房顯子也。

四年。壬辰。畠山義統降東軍。通北國糧道。

五年。癸巳。春三月。山名宗全歿。年七。夏五月。細川勝元歿。

年四。子政元嗣。冬十二月。大將軍義政致仕。子義尚

嗣。甫九歲。叙正五位下。任左中將。拜征夷大將軍。畠山

政長為管領。七日辭。以畠山義統代之。賞降東軍功也。

六年。甲午。秋九月。前大將軍義政贈書朝鮮。求明國勘合

印。購明貨寶珍玩。

七年。乙未。義政使使入明。

八年。丙申。夏五月。左大臣藤原政基為關白。

九年。丁酉。春。天皇還宮。冬。西軍悉解歸國。義視奔美濃。

依土岐氏。畠山政長再為管領。

賴襄曰。郡縣之世。患在於姦臣與叛民。而封建無之。

非無之也。雖有之。而不至猝亡其國也。何者。諸侯各

有其土地甲兵。其力足以內懾姦邪。而外禁盜賊也。

然其力足以禁盜賊。而懾姦邪。故難制。制之以權。權



在於上則天下之勢分以奉。上令權不在於上則天下之勢合而下恣其志。合者何謂。謂有黨。有黨必有耦而爭。爭以其土地甲兵。故吞噬拏攫數十年而不止。非如郡縣之存亡立決也。而為之上者。既莫以制之。聽其或勝或負而已。而勝者或挾我以取其勝。而及於既勝。乃終制我。我無如之何。是封建之通患。而應仁之亂亦為然。何由而然也。曰。喪權而已。何以喪權。曰。不公也。不一也。唯不公。是以不一。史稱足利義政之令斯波氏之嗣也。十年之中。二奪之。而二予之。

矣。畠山氏之續也。二十年中。三奪之。而三予之矣。予播於山名氏。賞其討滅赤松氏也。而復祿赤松餘孽於播矣。其不一也如此。此皆因請謁賄賂而然也。非不公而何。自以其弟為儲貳。細川勝元傳之矣。而復援山名宗全以軋勝元。其不一也如此。此由欲廢其弟以立其子也。非不公而何。已亦知其不公也。是以宗全斃赤松氏子。以奪其邑。而不能禁也。勝元出怨言盡除其左右為西陣耳目者。而不能止也。而天下莫肯復奉其令者。夫苞苴陰行閨闈之間。襁褓之呱。



呱與枕席私語。浸漸於耳。而致兵戈之氣。塞天地之間者。十有餘年而不絕。蓋雖義政。始不自知其患之至此也。幸而渠魁兩斃。如無勝負。而細川氏終專其權。至廢置將軍。如奕砮然。群豪相并。海內分裂。至織田豐臣氏。纔得混一之。其禍遠矣。雖然。室町以衰弱而得長存。非如鎌倉之速亡於姦臣者。何哉。封建郡縣之勢異爾。如豐臣氏。亦爲封建。其季世嬖寵亂政。亦以私易儲。而天下諸侯。陰各有所黨。援以至於亂亡。其勢乃與應仁同。其主之明暗。雖大懸絕。其以不

公不一。以喪其權者。一也。而其亡速於室町者。新造之國也。



公不... 以其... 出而其... 數代... 亦... 也

十年。戊戌冬十月。管領成氏復古河城。

十一年。己亥春二月。右大臣藤原政家為關白。冬十一

月。前大將軍義政築東山別業。起銀閣以擬金閣。徙居

焉。稱東山殿。尋削髮曰道慶。

十八年。丙午春。細川政元為管領。是歲。上杉定正殺其

將大田道灌。時定正居相模大場。上杉顯定在上野平

井。交構兵。道灌有才略。築河越江戶二城。招八州將士。

將士多背顯定。歸定正。顯定縱反間。使定正殺道灌。將

士又叛定正。定正失勢。求援於成氏。



長享元年。丁未春二月。藤原政忠為關白。秋九月。大將

軍義尚召六角高賴不至。義尚自將討之。軍鈎里。

二年。戊申秋。政忠罷。以藤原冬良為關白。

延德元年。己酉春三月。大將軍義尚薨于鈎里。年二十五義尚

好學。嘗就前關白兼良。諮問治道。兼良為著樵談治要。

在軍中。猶講左氏春秋。及薨。遠近莫不哀惜。義尚晚改

名義熙無子。義政召義視於美濃。養其子義材為嗣。後

改名義植。

二年。庚戌春正月。前大將軍義政薨。年五十六

賴襄曰。足利義政可謂喪其心者矣。以八歲童子為

諸將所奉立。在職二十九年。乃讓位於其子以就安。

又十九年而終。通前後四十八年矣。而集我邦前後

無比之大亂於此四十八年之中。輦轂兵燹。蕩為廣

野。七道之內。無無戰者。誰致之歟。史稱義政驕逸。其

在職窮極奢靡。至花亭之薨。費六十萬緡。高倉第之

障子值二萬錢。其他稱之。上下相倣。競以侈麗相尚。

是以民賦日倍。橫歛苛征。戶耗田蕪。故事借富商金

者。義滿時。歲四次。義教歲十二次。至於義政。月八九



次。又舉稱貸不償之令。號曰德政。故事每有大儀。課諸侯助役。槩五六年一舉。猶病難給。義政時五年而九舉。是以公私共困。怨讟四起。義政乃曰。恣淫樂於內。天下之政。委之傳宣之臣。及妾媵僧尼之屬。請謁公行。號令抵忤。而外朝大臣。結黨相軋。見上令不僂已者。持其曲直。公然罵詈而不從。紀綱壞廢。威權墜地。如此。夫如此者。處於祖宗厚澤善制之後。猶不能不亂。況如足利氏者乎。而義政槩乎不察也。又以其私託外臣之有力者。欲以濟之。以此啓亂端。兵禍驟

起。已遂爲所劫制。傍觀戰鬪。心悸舌揚。不能出一語以禁止之。幸得其兩敵交綏。如脫於械囚。亦可以少懲愆矣。而讓職之明年。乃贈書朝鮮。求勘合印信。以求海外書畫珍寶。尋築別業於東山。興銀閣。其中有人心者而可能乎。正如唐德宗脫奉天之厄。而興瓊林大盈庫。彼猶有志削平藩鎮。不得其計。而懲於困乏。懲其所不宜懲。猶有說也。義政則直竭海內。以自奉。以致大亂而不懲。又欲竭其未竭者。夫天託一人。養萬民。非取萬人養一人也。故明王必躬勤儉。以恤



天下非苟為美而已。懼負天託而取其譴也。天子且然。況代天子權宰天下者。烏可曰是吾有也。吾臣僕也。而奪其所以生活。以資已逸樂哉。而有不亂乎。不察於未亂。不懲於既亂。故曰喪其心也。而得全首領。沒牖下者。何哉。曰天疾足利氏深矣。欲廢其家。故生此喪心之人。又使不速死。以極其亂。亂不極。不足以廢也。

秋七月。義植任征夷大將軍。

三年。子春正月。前大納言義視薨。亥夏四月。左兵衛督

政知為其子茶茶所弒。北條長氏討誅之。

明應二年。丑春二月。以藤原尙通為關白。癸夏四月。管

領畠山政長奉大將軍義植擊畠山義豐。軍正覺寺。細

川政元與義豐合謀攻之。義植脫身走筒井。政長戰歿。

立政足利政知子義澄。義豐義就子也。先是義就歿。義

豐嗣。據河內。常忌害政長。政長請而伐之。政元與政長

爭權。因援義豐。初政知之被弒也。義澄奔駿河。依今川



氏親於是政元稱義政遺旨諸將莫敢異議乃立為主  
閏月攻義植以歸幽之六月義植逃奔越中遂西依  
大內義興政弘子也

三年甲義澄任征夷大將軍細川政元為管領是歲

北條長氏略地相摸取小田原據之

六年丁巳冬十月冬良復任關白

九年庚申秋九月天皇崩

後柏原天皇 諱勝仁後土御門子母准后源氏權  
大納言長賢女在位十六年改元三

曰文龜永正大永崩  
壽六十三葬泉涌寺

冬十月天皇踐祚冬良關白如故十一月葬後土御

門天皇置柩於黑戶四十餘日然後克葬

文龜元年辛酉夏六月以藤原尚通為關白是歲義澄

奏請削前大將軍義植官爵

永正元年甲子秋九月上杉朝良與北條長氏合兵與上

杉顯定戰于楯川原朝良定正子也

三年丙寅秋九月長尾為景攻其君上杉房義於雨溝弒

之房義顯定弟也

四年丁卯夏六月細川政元家宰香西元近弒政元立政



元養子澄之。秋七月。宰三好長輝以阿波兵奉政元養子澄元。討元近誅之。及澄之。立澄元。初政元無子。養藤原政基子澄之。又養族政春子高國。皆不稱意。夏養族細川義春子澄元。澄猶幼。在阿波。付長輝輔之。元近恐澄元立。長輝專權。陰謀殺政元於浴室。聞長輝北上。城嵐山。距之敗死。長輝乃請以澄元為管領。將軍義澄輒從之。

五年。戊辰春三月。大內義興奉前大將軍義植。大舉東上。細川高國舉兵應之。入京師。大將軍義澄奔近江。依六

角定賴。長輝以澄元奔阿波。夏五月。長輝與定賴夾

攻京師。長輝敗死。定賴引還。秋七月。義植復任征夷

大將軍。奏削義澄官爵。以義興為管領。

六年。己巳冬。大將軍義植伐六角定賴。

七年。庚午夏六月。上杉顯定討長尾為景。敗於長森原。

八年。辛未秋八月。前大將軍義澄薨于近江。是月。細川

政賢舉兵入京師。管領義興奉大將軍義植。避之丹波。

義興還襲政賢於舟岡山。斬之。義植還京師。

九年。壬申秋八月。北條長氏伐三浦義同。敗之。



十年。癸酉春三月。大將軍義植伐六角定賴。敗還。

十三年。丙子秋七月。北條長氏陷新井。獲義同。

十五年。戊寅大饑。秋八月。大內義興西歸。細川高國為

管領。

十六年。己卯秋八月。北條長氏卒。子氏綱嗣。

十七年。庚辰春二月。三好元長擁細川澄元入京師。攻細

川高國。高國敗。走近江。發兵還。攻京師。澄元元長敗。走

阿波。澄元尋卒。元長長輝孫也。後削髮曰海雲。

應仁而還。足利氏之事。紛紛擾擾。不足復論也。綜其

大略。以為世戒云。足利氏之君臣。其事酷相似也。初

畠山氏欲廢其義子而立其子。足利氏與細川氏亦

然。是以成應仁之亂。足利氏立義尚。細川氏立政元。

並如其所欲。而畠山政長以義子立為管領。其所與

爭立者。其子猶存。政長害之。挾將軍往擊之。所挾

者義尚。所與爭立者之子也。蓋義尚之夭也。父義政

召其舊所養義視。立其子義植。以義尚無嗣。不得已

也。是政長所挾者也。而細川政元稱義政遺旨。立義

澄。義澄與義植。於義政均之姪也。義政豈有所愛憎



哉。政元所以矯旨立之。欲排政長而奪其所攝耳。猶其父勝元之與山名宗全戰。以賭義視義尚之位。其意在排宗全也。而勝元未逞其志而歿。而政元成之。政元廢義植。殺政長而已。爲管領。專權十有五年矣。乃爲其臣所弒。何哉。初政元無子。養其族子二。澄元高國。以澄元付三好長輝輔之。而香西元近欲排長輝也。是以弒政元。更立它義子。反爲長輝所誅。而三好氏專細川氏。義植義澄之交爭者。至其子孫。以終足利氏。高國澄元之交爭者。至其子孫。以終細川氏。

澄元與高國。或助義澄。或助義植。而長輝子孫始助澄元。及子晴元。敵高國。後又助高國之子。以排澄元之子。三好氏既亂細川氏矣。而三好氏之臣。有松永久秀者。亦亂其家。至毒殺其子。以立它義子。然後相與共弒將軍。而足利氏滅矣。賴襄曰。孔子論鄙夫之不可與事君。曰。未得。患得。既得。患失。患失則無所不至。今細川氏之事足利氏。志不在足利氏。而患已之得失而已。是以其臣之事之者。志不在細川氏。一彼一此。唯已之得失是視。而無所不至者。酷相似也。是



豈細川氏之罪也。足利氏事王家也。爭其兩統。以優於已。亦由其志不在王家。而患已之得失。其源如此。宜其末流轉相倣倣也。故三好氏之臣之亂。三好氏猶三好氏之亂。細川氏。三好氏之亂。細川氏。猶細川氏之亂。足利氏。細川氏之亂。足利氏。猶足利氏之亂。王家。

大永元年。春三月。天皇即位。本願寺僧供資以舉禮。因賞准門跡。是月。細川高國逐大將軍義植。奔淡路。夏六月。迎故大將軍義澄子義晴於播磨。秋七月。義晴任征夷大將軍。三年。夏四月。前大將軍義植薨于阿波。立義榮為嗣。義榮。義晴弟義維子也。四年。春正月。北條氏綱取江戶城。上杉朝定走保河越。六年。夏四月。天皇崩。

大永元年。春三月。天皇即位。本願寺僧供資以舉禮。

因賞准門跡。是月。細川高國逐大將軍義植。奔淡路。

夏六月。迎故大將軍義澄子義晴於播磨。秋七月。

義晴任征夷大將軍。

三年。夏四月。前大將軍義植薨于阿波。立義榮為嗣。

義榮。義晴弟義維子也。

四年。春正月。北條氏綱取江戶城。上杉朝定走保河

越。

六年。夏四月。天皇崩。



六年。後奈良天皇

諱知仁。後柏原第一子。母豐樂門院。藤原氏。贈左大臣教秀女。在位三十

一年。改元三。曰享祿。天文。弘治。崩。壽六十二。葬泉涌寺。

四月。天皇踐祚。右大臣藤原植家爲關白。五月。葬後

栢原天皇。

七年。丁亥春二月。三好元長奉細川晴元。發兵入京師。細

川高國逆戰于桂川。敗走。先是。高國乞援於朝倉季景。

季景以越前兵來擊元長。元長敗還阿波。三月。元長奉

晴元。據界城。晴元故澄元子也。

享祿元年。戊子春正月。晴元與高國議和。既而和敗。高國

奔近江。遂之播磨。請援於浦上氏。大將軍義晴奔近江。

居朽木。依佐佐木植綱。

三年。庚寅春。詔就任義晴大納言。叙從三位。

四年。辛卯夏六月。細川高國在備前。得浦上村宗兵。攻細

川晴元於攝津。三好元長奉晴元。與戰于天王寺側。大

破之。誅高國村宗。

天文元年。壬辰夏。晴元殺其家宰三好元長。元長叔父宗

三與元長有隙。惡之。晴元。晴元亦忌元長。使宗三誘殺

之。界城。



二年。癸巳春。大將軍義晴還京師。細川晴元為管領。二

月。內大臣藤原植通為關白。冬十月。星隕如雨。

三年。甲午冬十一月。植通罷。尹房再為關白。

六年。丁酉秋七月。北條氏綱攻上杉朝定。河越取之。

七年。戊戌夏五月。武田晴信逐其父信虎。自立于甲斐。

冬十月。北條氏綱與足利義明里見義弘。戰于鴻臺。走

義弘。殺義明。義明成氏子政氏之次子。居下總御弓。稱

御弓御所。

八年。己亥夏六月。大將軍義晴出居八瀨。依朽木植綱。避

三好氏餘黨也。

九年。庚子夏。尼子晴久攻毛利元就於吉田城。大內義隆

遣其將陶晴賢救之。晴久敗還。晴久鹽谷高貞裔也。世

居出雲。及山名氏衰。蠶食鄰境。稍強大。元就大江廣元

裔。世居安藝。據吉田。屬晴久。已而背附大內氏。

十一年。壬寅春三月。左大臣忠冬為關白。秋八月。今川

義元與織田信秀。戰于小豆坂。敗走。

十二年。癸卯夏。大內義隆攻尼子晴久。富田城敗還。

十四年。乙巳夏六月。忠冬罷。左大臣藤原房通為關白。



十五年。丙午夏四月。北條氏康與上杉憲政上杉朝定戰于河越。大破之。獲朝定。憲政逃走。足利晴氏援上杉氏亦走。晴氏成氏曾孫嗣居古河。冬細川晴元逼大將軍義晴。奔坂本。以義晴子義輝爲征夷大將軍。初細川高國子氏綱起兵河內。畠山政國游佐長教等應之。晴元遣三好宗三擊之。不克。義晴惡晴元陰右氏綱許爲管領。晴元覺之。乃與六角定賴通謀。將攻義晴。義晴出避。讓職於義輝。十六年。丁未春三月。義晴。義輝保北白河。夏四月。晴元定

賴攻之。義晴。義輝奔坂本。尋講和歸京師。晴元管領如故。是歲。武田晴信攻村上義清於信濃。敗之。義清奔越後。依長尾景虎。景虎爲出兵信濃。擊晴信。十七年。戊申冬十二月。左大臣藤原晴良爲關白。十八年。己酉春三月。故三好元長子長慶應細川氏綱攻三好宗三。中島取之。宗三走保榎並城。細川晴元援宗三。據三宅城。壬午夏六月。長慶與其弟十河一存攻榎並三宅。並拔之。斬宗三。晴元走還。遂挾義晴。義輝。奔坂本。秋七月。長慶入京師。留其臣松永久秀守之。引還中



島。於三月。其時入京。其時入京。其時入京。

十九年。庚春二月。細川晴元城如意山。夏五月。前大

將軍義晴薨于穴太山中。晴元定賴以大將軍義輝。移

比叡衢。冬十一月。三好長慶入京師。進至大津。

二十年。辛秋七月。三好長慶攻細川晴元。晴元挾義輝。

奔朽木。是月。北條氏康攻上杉憲政於平井。敗之。憲

政奔越後。依長尾景虎。以其姓氏職號授之。景虎冒上

杉氏。稱關東管領。九月。大內氏宰陶晴賢攻其君義

隆。弑之於大寧寺。迎大友義長為主。居山口。

二十一年。壬子春正月。義輝與三好長慶和。還京師。罷細

川晴元。以氏綱為管領。晴元削髮。遁于丹波。是歲。齋

藤秀龍弑其君土岐定朝。奪其國。

二十二年。癸丑春正月。右大臣藤原兼冬為關白。夏。武

田晴信敗小笠原長時于桔搜原。悉取信濃。五月。長

慶弟實休弑其君細川持隆於阿波。秋七月。義輝召

還細川晴元。三好長慶發兵攻之。義輝奔朽木。尋講和

而還。

二十三年。甲寅春兼冬薨。以右大臣藤原晴嗣為關白。



冬。北條氏康取古河。故足利晴氏於相摸。

弘治元年。乙卯冬十一月。毛利元就討陶晴賢。戰于嚴島。

大敗之。誅晴賢。是歲。北條氏康立足利晴氏子義氏。

居鎌倉。奏請任左馬頭。

三年。丁巳秋九月。天皇崩。葬後奈良天皇。

賴襄曰。兵有形。有勢。有機。形生勢。勢生機。機者難見。

而易變者也。隨時而變。隨處而變。如勢與形。必有大。

而可見。確而不變者。因其形而制其勢。因其勢而決。

其機。是將之智也。故智將之所爲。或有不謀而合。則。

其形勢同也。故其機亦同也。吾觀永祿元龜之際。有。

三大戰。毛利氏有嚴島之戰。北條氏有河越之戰。織。

田氏有桶峽之戰。此三戰者。皆所以著威天下。以興。

其業者也。毛利氏織田氏皆以三千。破敵之三四萬。

北條氏以八千。破敵之八萬。世徒稱其以寡敵衆。勝。

於難勝。而不深究其所以勝者。蓋所以勝之機同也。

機之所以同。則由於勢與形之同。何以言之。夫陶賊。

擅防長筑。以壓毛利氏之安藝。今川義元略駿遠參。

以逼織田氏之尾張。兩上杉氏有七州。以蹂北條氏。



之相摸。以強臨弱。客攻主守。其形同也。以形言之。強者勝。弱者負。攻者有餘。守者不足。然而不足者。懼。有餘者。驕。驕則怠。懼則奮。則勢也。則其勝負之機。將相換矣。雖然。以弱敵強。以不足對有餘。不可徒奮鬪而克也。於是制其勢。以決其機。夫有餘者。利於分。不利於合。分則整合則亂。而不足者。反之。彼分其勢。更迭攻我。我何以堪之。是以置城寨於要衝之地。以稷敵路。使敵合眾。敝力於此。則吾所與鬪者。約矣。是因形以制勢也。譬若投羶于地。以聚群蟻。敵眾散漫。蔽地

而來者。其勢至此。沓蹙焉。則吾可以乘其亂衝突而破之。是因勢以決機也。然可擊之機。其間不容髮。急則未及其機。緩則已過其機。過不及於機。則機之可以勝者。或足以自敗。是則所謂隨時與處而變者矣。是故毛利氏北條氏之用緩。非緩也。織田氏之用急。非急也。其為不失機一也。



我發也其為不式辦一事  
 最幼子降乃其稱乃文俱錄我錄也  
 以親水友以自現其四世備備備備  
 國未及其難難限日雖其難不為其難  
 如文以因檢以火對也為其難其難  
 日本政記卷之十五終

日本政記卷之十六

賴襄子成著

正親町天皇

諱方仁。後奈良第一子。母吉德門院藤原氏參議賢房女。在位二十九年。

弘治三年丁巳冬十月。天皇踐祚。關白前嗣如故。

永祿元年戊午大將軍義輝出居朽木。避三好氏亂也。

冬。義輝與三好長慶和。歸京師。長慶囚其君細川晴元。

二年己亥夏五月。上杉景虎入京師。謁將軍義輝。賜偏名。

改名輝虎。



三年<sup>庚申</sup>春正月天皇即位。毛利元就獻資助儀。詔賞之。叙從四位下。任大膳大夫。尋遷陸奥守。夏五月。今川義元大舉侵尾張。織田信長逆擊於桶峽。大破之。斬義元。信長信秀子。據清洲。秋九月。關白前嗣赴越後。四年<sup>辛酉</sup>春正月。三好義長入謁將軍義輝。義長長慶子也。三月。義輝臨三好氏第。夏四月。上杉輝虎率關東將士。攻北條氏康圍小田原城。將士叛之。輝虎引還越後。秋九月。上杉輝虎與武田晴信大戰于川中島。先是。二帥並薙髮。晴信稱信玄。輝虎稱謙信。

豐殺中

賴襄曰。武田上杉二氏。用兵之才。相敵北條氏。織田氏。共不及也。而四氏角立於元龜天正之際。而不相下。其攻守形勢。請得嘗論之。蓋我邦地勢。自東北來。故東北高而西南卑。其幅員亦隨而豐殺。奧羽山脉。至於甲信。重疊杳蹙。如人有脊梁。而關東八州。依其東。越倚其北。海道諸國。帶其南。而西為尾濃。為京畿。西國。大氏甲信之腰裔耳。八州幅員尤豐。北條氏據之。越次焉。上杉氏據之。海道又次焉。織田氏據之。而不得甲信。則不成國者一也。北條上杉織田共不成



日本政記 卷之十六 東日齋  
國而武田氏奪三氏所以成國者以自國焉山岳所  
重疊杳蹙雖不及關東海道之士沃兵衆然其所處  
在於脊梁憑高四瞰我利於出敵難於入是武田氏  
所以能介立三氏之中而不屈不唯以其用兵之無  
敵也而用兵之與敵者獨上杉氏故與之爭信地欲  
奪彼之國以成我國如兩蛇爭穴螯齧相持者數十  
年是以北條氏織田氏在其左右得以保其國也二  
氏之國與武田氏相爲腹背二氏居其夷而仰據險  
之武田氏所以能支者不唯以其土沃兵衆之勝之

也。以有上杉氏窺武田氏之後故彼不得輕出深入  
也。上杉氏之士沃兵衆不及二氏猶武田氏也。而其  
所據險不及武田氏而用兵之才同焉。是以數下兵  
八州。又數圖美濃。所以不能終取之者。亦以武田氏  
窺其後也。故武田氏與上杉氏爭天下之脊而不決。  
北條氏不能以其間取奧羽。而織田氏以其間取京  
畿。高卑之勢。難易異也。是以織田之土地甲兵益致  
强大。至三倍北條。及三氏主帥相繼沒歿。乃東南先  
滅武田氏。得取甲信。豐臣氏繼之。因以服上杉氏。而



平北條氏。北條氏上杉氏不得甲信。素不能成國。而武田氏獨據甲信而已。猶得以雄歷之。况以甲信以西之全力。而奪甲信之險。甲信以東。至越至八州。遂至於奧羽。無復有立草者。宜矣。是海內之勢。所以成混一也。否則自卑向高。自殺向豐。安能得克哉。

五年。壬戌冬十月。詔遣使尾張。賜密旨織田信長。  
 六年。癸亥春正月。北條氏康與里見義弘。戰于鴻臺。破之。  
 秋八月。松永久秀弒其君三好長慶子義長。  
 七年。甲子織田信長攻滅齋藤氏。取岐阜據之。  
 八年。乙丑夏五月。三好義繼等。攻大將軍義輝。弒之。迎立義榮為主。義輝弟覺慶。走近江。改名義昭。義繼長慶姪也。  
 九年。丙寅毛利元就滅尼子氏。  
 十年。丁卯冬十月。松永久秀攻三好康長於興福寺。焚而



走之。時康長與三好政康岩成左通。稱三好三黨。與義繼久秀相惡。

十一年。戊辰秋七月。足利義昭赴美濃。依織田氏。八月。

織田信長以義昭西上。攻六角承禎。破之。九月入京師。

八冬十月。詔以義昭任征夷大將軍。信長任左兵衛督。

信長辭不拜。乃叙從五位下。任彈正忠。十二月。武田

晴信攻取駿河。今川氏真出奔。遂依北條氏。關白前

久出奔。前關白晴良為關白。里只養。下無。如。

十二年。己巳春。北條氏康與武田晴信戰于薩陞。克之。

夏五月。織田信長遣部將水下秀吉。護衛京師。修治皇

宮。六月。尼子氏遺臣山中幸盛。奉尼子勝久入出雲。

復新山末次諸城。

元龜元年。庚午夏四月。織田信長攻朝倉義景于越前。拔

手筒金崎二城。淺井長政稱兵近江。應義景。信長引還。

六月。德川氏援信長。與義景長政戰于姊川。大破之。

景秋九月。信長攻三好三黨於攝津。義景長政追躡南

上。信長還擊。棲之於叡山。遣使諭山僧內應。不聽。冬

十月。北條氏康卒。子氏政嗣。十二月。信長與義景長



政和還美濃。

二年。辛未夏六月。毛利元就卒。嫡孫輝元嗣。叔父元春隆

景並輔之。元春出嗣吉川氏。隆景嗣小早川氏。稱兩川。

元春攻山中幸盛。末石城幸盛佯降。遂與尼子勝久。

逃歸織田氏。秋九月。信長縱火叡山。執僧徒悉斬之。

及其所蓄婦女。是歲。皇宮成。

三年。壬申冬。武田晴信將兵入遠江。德川氏邀戰于三形

原。不利。晴信亦退軍。

天正元年。癸酉春三月。將軍義昭城石山堅田。以伐信長。

信長遣兵攻拔之。遂西上行成而還。夏四月。武田晴

信卒。子勝賴嗣。秋七月。義昭復稱兵。據槇島。信長急

攻破之。義昭乞降。信長徙之河內。義昭遂走安藝。詔削

其官爵。於是信長代足利氏。出令京師。以村井貞勝爲

所司代。八月。信長攻滅朝倉氏。淺井氏。九月。六角義

弼降。冬十一月。滅三好氏。近畿平。

賴襄曰。應仁以還。七道分崩離拆者。極矣。百戰之餘。

英雄之才輩出。最成强大者。五氏。毛利氏在西。武田

上杉與北條氏在東。而織田氏居中。其土境兵力。莫



大相過而獨稱織田氏以爲繼足利氏宰天下者何哉。以先據京師號令四方也。先據京師號令四方足利氏之所以成霸也。及其衰且亂也。徒存其名。莫肯復奉其令。而天下耳目所屬。心意所嚮。猶在於此。是以東國群雄。其志無不欲樹幟耀兵於京師者。特以其所居隔絕。非多經人國不可達。地勢不侵。故莫之能遂也。獨織田氏之國。與京畿聲氣相通。而扼東國之襟喉。故塞他人入京之路而已。先入京。既入京矣。以兵守畿甸。而遂西嚮其鋒。西道之雄亦不能禦。不

唯以其才過人也。地利優也。猶異時細川三好氏居攝阿。故數得志京師也。大內義興嘗一用防長之兵。擁將軍義植以入京師矣。留焉七年。逡巡引去。而細川氏仍執京政。亦以其國遐遠。寄泊京師。糧餉不給。爾今織田氏之擁義昭入京師也。又猶大內氏之爲也。不肯留而去。去而復來。未嘗困乏。又未嘗失機會。而終代執其政者。地利優也。義昭既被廢。西依毛利氏。而毛利氏出兵東嚮。與織田氏抗。非亦欲襲大內氏之爲也乎。毛利元就雖旣沒。其二子之才有過義



興無不及。而遂不能過織田氏西下之鋒者。亦以其地勢自卑向高。有所不可焉爾。不唯地勢然也。有時勢不可者焉。何則。天下之心目。非嚮足利氏也。嚮京師也。義植之時猶可也。至於義昭。既爲織田氏所立。又爲其所廢逐。如水偶芻狗之故。敗者挾之而來。欲爭旣據之京師。烏可能哉。故曰。時勢有不可也。武田氏長尾氏。又與毛利氏。遙爲應援。欲夾攻織田氏。是亦不知時勢也。以地勢論。此二氏雖隔絕京師。處其不優。然視高下之勢。正與毛利氏反矣。而不能加於

織田氏者。二氏內自相爭。而不暇及焉。故雖有地利。不知用也。如織田氏則不然。斷然廢義昭。而不顧者。知時勢也。知京師四戰之地也。不肯離其巢穴。棲託於此。以圖義興之轍。又知東國之不易仰攻。是以舍之。而先攻易攻之毛利氏。務大其土境。強其兵力。然後東面治之者。知地勢也。知當時群雄之所不能知。所以能繼足利氏宰天下也。饒使其所居處地勢之優。不知用其利。而避其不利。又不知時勢之可否。則何能致此乎。則果其才然也。曰。如其用兵之才。非不



如武田上杉乎。曰雖然。自知用兵之才。之不如武田上杉。而不與爭。使彼相爭而不暇。及我。而我先爲彼之所欲爲。是其才所以過武田上杉氏也。

二年。甲戌春三月。信長入朝。叙從三位。任參議。奏請截東大寺黃熟香。秋。信長討長島賊。平之。

三年。乙亥夏五月。武田勝賴大舉入參河。圍長篠。德川氏與信長。擊大破之。秋八月。朝倉氏餘黨。據越前加賀諸城。應大坂賊。信長親將討平之。冬十月。大坂賊納降。許之。十一月。信長奏請以木下秀吉除筑前守。改氏羽柴。

四年。丙子春。信長徙治安土。留嫡子秋田城。介信忠守岐阜。夏四月。信長入朝。詔修二條城爲館。及成。獻之皇



日本正言 卷之十六 東山 子誠仁親王。大坂賊復叛。信長遣佐久間信盛等討之。尋親將擊大破之。冬十一月。信長入朝。進正三位。拜內大臣。

五年。丁丑春。信長討紀伊賊降之。秋。松永久秀叛。應大坂。據志貴城。信長令信忠討之。初。久秀之降。信長衆中辱之曰。此夫爲人所難爲者三。弑公方。叛三好氏。燔大佛殿。是也。久秀慚。恚啣之。至是。戍大坂。遂叛。能登人長重連承信長旨。據穴水城。圖上杉輝虎。輝虎來攻。拔城。斬重連。信長赴援。不戰夜遁。冬十月。信忠拔志貴

誅久秀。信長遣羽柴秀吉西伐。十一月。入播磨。拔佐用上月諸城。城屬浮田直家。直家乞援毛利氏。信長累遷。叙從二位。任右大臣。

賴襄曰。國之所以治亂興廢。可知已。所以興且治者。由上下之相近。所以廢且亂。出於其相遠。無和漢古。今一也。當國之創建也。上意下達。下情上通。歡然無間。而天下治。及其久也。則不然。上之人有其位。負其權。以驕其下。而不恤也。甚則蹂踐之。曰。吾天子也。吾關白也。彼武人賤吏耳。而武人賤吏。終覆天下而奪



其權。是王家之所以變爲源氏。爲足利氏也。曰。吾將軍也。吾管領也。彼陪臣與僮耳。而陪臣與僮。終覆其天下。而奪其權。是足利氏之所以變爲織田氏。爲豐臣氏也。其變者天運也。而必由人事而變。當其未變也。上尊下卑。如天地然。尊者日驕逸。卑者日勤勞。驕逸者日愚。而勤勞者日智。智之極者。足以取天下。而愚之極者。不足以保其身。人事然也。愚者常在上。以役智者。不能久而不變。則天運然也。細川斯波畠山三氏。爲足利氏之管領。而關東之管領。爲上杉氏。斯

波氏先亡。畠山氏亦微。而細川氏與上杉氏。張於東西。其宗族各分爭相食。槩皆庸才。無大相過。是以更數世。莫或勝負。而細川之臣三好氏。上杉之臣長尾氏。乃有雄傑者。足以制其主。專其權於一時。而終籠罩一切。而掃蕩之者。出於斯波氏之臣。繼其墜緒。而成其大業者。又出於其臣之臣。蓋天厭天下之亂。顧足利氏之不足撥此也。故生此等人。以輔天子。而治天下。不得曰足利氏之陪臣與僮也。不然。陪臣與僮。何以能爲右大臣。爲關白乎。及至於此。嚮之所螻蟻



視之者我仰其鼻息之不暇。蓋竊歎曰。此位唯我家可爲。而至彼爲之。豈非大變乎。不知其變者乃不能不變也。天也。雖然。變至此極。而不變者存焉。何歟。曰。最下者。反居最上。而其上一等。終不可冀。是我國之異彼殷周秦漢唐宋明者也。嗚呼。是何自而然哉。曰。祖宗不敢有其位。躬臣虜之勞。體氓隸之心。上下相親。如家人父子。如此者七八百年。雖殷周之積德。未至於是。况於漢以下。其膏澤彌滿海宇。淪萬民之骨髓。而不知焉。唯天知之。是以雖不得已而收其實。而

終存其名而不變爾。故變者天也。不變者亦天也。譬若千金之家。假貸邑里。薄息不責者。年歲邈遠。雖其家道頽廢。契券不明。而耄倪相告。胥仰其家。以爲不可負。無佗。天爲之保證也。故受知於天深者。久而不絕。受知於天淺者。未久而斷。彼我皆然。如我王家深之至者也。而如織田豐臣氏。則淺之至者。乘不能不變之運。以得不能至之位。乃復欲負此以驕天下。所以天忽予之。而忽奪之。



以天孫子之命...  
 變文...  
 安至...  
 驅...  
 西...  
 率...  
 其...  
 其...

六年。戊寅春三月。別所長治叛。據三木城。附毛利氏。羽柴

秀吉移兵討之。是月上杉輝虎卒。先是輝虎遺書信

長曰。公數與畿甸敵戰。未識北人技倆耳。請期明春三

月五日。聊舉八州兵。西上相見。乃大徵兵。先發二日。疾

作不起。姪景勝殺養子景虎。夏四月。關白晴良罷。

羽柴秀吉使尼子勝久守上月城。六月。毛利輝元遣兵

攻拔之。勝久自殺。山中幸盛又降。毛利氏殺之。冬十

一月。荒木村重叛。據伊丹。信長親將討之。不克。初信長

之擊義昭。村重首應之。信長大喜。許取攝津。自封。終如



其約。至是為明智光秀所讒。遂叛附毛利氏。十二月。

前左大臣藤原兼孝為關白。是歲。浮田直家與毛利

氏絕。送款織田氏。山中幸監又判。子四。其。冬。

七年。己卯。夏。信長命明智光秀略丹波。光秀遣母為質。誘

降波多野秀治。檻送安土。磔殺之。國人聞之。磔光秀母。

信長賜光秀丹波。治龜山。冬。信長陷伊丹。村重奔依

毛利氏。與。木。人。其。冬。

八年。庚辰。春。羽柴秀吉拔三木。斬別所長治。夏。詔大坂

僧徒與信長和。僧光佐遜于鷺森。留子光壽。致大坂。

是歲。羽柴秀吉盡定播磨。徇下。但馬。因幡。諸城。毛利氏

將吉川經家保鳥取不下。明年。城陷。經家與諸將領。皆

死之。

九年。辛巳。夏。四月。關白兼孝罷。左大臣藤原內基為關白。

十年。壬午。春。二月。信長與信忠將兵十二萬。伐武田氏。信

忠先進陷信濃諸城。三月。入甲斐。德川氏及北條氏政

等。各以兵數萬會焉。獲武田勝賴及其子信勝。梶勝賴

首於京師。割甲斐。信濃。駿河。上野。與有功諸將。是春。

詔修伊勢大廟。初。天武帝詔。每二十年。改造兩宮。既中



世不舉。至是復舊制。信長奏請之也。夏五月。羽柴秀吉入備中。圍高松城。毛利輝元大舉來救。秀吉請信長親出。乃命池田信輝。明智光秀等先發。而信長信忠繼進至京師。信長館本能寺。信忠館妙覺寺。六月。明智光秀弒其君右大臣信長及左中將信忠。森蘭丸。村井貞勝等百五十餘人歿之。初信長遇將士無禮。屢辱光秀。光秀深啣之。信長又寵蘭丸。嘗許其三歲後領志賀郡。郡時屬光秀。光秀自疑其罹奇禍。至是受命嚮德川氏。怒曰。饗事未竣。又命遠役乎。悉投其具於湖。馳還龜

山。與從子光春等決策。急襲本能寺。信長手射斃數人。縱火自殺。信忠馳赴之。途聞信長已弒。退保二條第。賊兵來圍。信忠力戰自殺。遺命前田玄以。逃歸岐阜。奉其子三法師入清洲。

織田右府以不世出之略。定二百年難合之天下。事成十六七。而身弒業殞。誠為可惜。而明智光秀一羈孤客耳。為右府所擢拔。推食食之。推衣衣之。封土豐足。何苦而至剽刃君腹乎。賴襄曰。嗚呼。雖無光秀。右府未必免於禍也。何以言之。或曰。右府遇臣下無禮。



日本政言 卷之十六 東山片  
屢罵辱光秀。所以取其怨也。襄曰：不然。夫戰國英雄。其君臣相與。不可以平世之意律也。彼視足利氏動稱禮式。喜修邊幅也。常嗤笑之。故決壞其藩籬。握手強酒。箕踞嘲詈。以結其歡。而得其死命。遇諸將皆然。何獨施之於光秀。光秀亦何以此爲怨哉。且受恩如此之大。見其無禮。亦宜忍而受之也。不忍於屈已。而不忍於殺君。所不忍者小。而所忍者大。何耶。蓋所忍大者。所不忍亦有大者也。非受無禮之類而已也。右府百戰鏖滅四方。故家而以已功臣代之。然視其難取

也。故嗇於與之矣。而不可不與。不與則彼不爲我用也。故姑與之。使彼爲我用。然後因事除之。以奪前所予。或舉其舊惡。如林通勝。佐久間信盛是也。或誣其有反心。如荒木村重是也。右府初許村重。以取攝津。自封。而聽讒誅之。讒之者卽光秀也。光秀亦知右府聰明。非惑於讒者矣。而敢組織之者。知右府心在於誅而奪之也。誅村重而奪其攝津。不待吾言之畢。則安知不誅吾而奪我丹波。亦如村重也哉。而吾可忍而待之乎。是光秀之所以先忍於君也。豈獨光秀爲



然諸將皆然如羽柴秀吉欲養右府之子讓之其封邑其受西征之命又預言其不敢受大賞右府與之播磨而入觀傾其國充貢獻以爲不如此則右府之心不喜而我之身危矣故當秀吉之聞此變也不甚驚動立班師復仇如曰吾知必有此事也如柴田勝家扶右府之孤以抗秀吉類不忘右府之恩者然彼初與林通勝同圖右府者也右府赦而用之爲北面大將與之越前通勝旣被罪矣勝家心自危曰次將及我也故右府早歿光秀之手而此輩或建復仇之

功或得扶孤之名耳使其不早歿吾恐其君臣終始未知其何如吾意雖無光秀而右府或不能免於禍也。大凡人之感恩不在其跡而在其意。意誠欲施之雖不能施而人感戴之意非誠欲施之雖能施而人不德之甚則反怨之。况旣施而又奪之其取怨也甚於未施之前矣。嗚呼可不思哉。







議立三法師。為信長嗣。更名秀信。居安土。奉以近江三十萬石。叔父信雄領尾張。信孝領美濃。諸將分領織田氏地。冬十月。詔以秀吉。叙從五位下。任左近衛少將。信孝與勝家一益。謀除信雄。秀吉。秀吉圍岐阜。信孝佯行成。十一月。癸未。春正月。秀吉擊瀧川一益於伊勢。二月。退屯長濱。拒柴田勝家。夏四月。勝家部將佐久間盛政。襲羽柴氏賤岳砦。取之。守將中川清秀戰歿。時秀吉攻織田信孝至大垣。馳還襲復之。獲盛政。遂攻殺勝家于北

莊。織田信雄圍岐阜。信孝走死。五月。詔以秀吉。叙從四位下。任參議。六月。一益降秀吉。冬十一月。秀吉城大坂。尋徙治焉。是歲。龍造寺隆信與島津義久。戰于有馬。敗歿。時龍造氏據肥前。島津氏據薩摩。與豐後大友氏。並張于西海。十二年。甲申。春。秀吉與織田信雄絕。進兵擊之。信雄乞救德川氏。夏四月。德川氏大破秀吉於長湫。獲池田信輝。森長可。冬十一月。秀吉與信雄和。是月。詔以秀吉。叙從三位。任大納言。十二月。關白內基罷。



十三年。乙酉春。左大臣藤原昭實爲關白。尋罷。二月。秀吉叙正二位。任內大臣。三月。秀吉將兵十萬南伐。滅根來雜賀賊。夏五月。遣羽柴秀長秀次。將舟師六萬。伐長宗我部元親于土佐。浮田秀家小早川隆景並帥兵會之。元親出降。南海平。秋七月。秀吉拜關白。賜姓豐臣。八月。秀吉將兵十萬北伐。攻佐佐成政于富山。降之。進入越後。與上杉景勝盟。遣金森長近略飛彈。攻滅姊小路賴綱。冬十一月。地大震。

十四年。丙戌春二月。關白秀吉築第內野。名曰聚樂。三

月。大友義鎮入朝。夏五月。上杉景勝入朝。秋八月。秀吉令毛利輝元長宗我部元親出兵西海。遣仙石秀久。招諭島津義久。義久不從。冬十一月。天皇禪位皇太孫。

賴襄曰。駕馭天下之群雄。使其盡爲我用而不我叛者。何以致之乎。與土地金帛不啻乎。授高爵顯位不借乎。曰皆不然也。夫徒恃土地金帛以與之市。我之土地金帛有盡。而群雄之所欲無極。以有盡而供無極。則我之術有窮時矣。且彼攫我之土地金帛而去。



不肯爲我用。我欲驅而使之。彼偃然不應。我指呼甚。則資我所與以抗於我。我何以制之。至於爵位。本虛器而已矣。而人欲得之者。以我不濫予之也。濫予之則輕矣。人將唾而不顧矣。是亦不可恃也。故徒恃此二者。欲以駕馭天下。天下將反駕馭我。世稱豐臣太閤之能駕馭群雄。以爲恃此二者。嗚呼。使太閤果徒恃此二者。則元弘建武之政是已。足利尊氏是已。元弘建武之事姑置之。如尊氏所使。皆其家臣用以夷其敵。隨與其土地而已。是易爲力也。太閤之定天下。

割據之國。存而撫之。同列之人。服而用之。不止其故臣也。其勢之難如此。况足利氏之將帥。皆庸才耳。而猶不可制。方太閤之時。其布列天下者。槩希世之雄也。而欲用尊氏之所施。誰肯爲其用。而不敢叛哉。所以肯盡爲其用。而不敢叛者。必有術焉。曰。中其意也。曰。出其意之外也。中其意足以感喜之。出其意之外足以畏服之。天下之群雄。感喜畏服於我。我之於天下。何爲不成。何欲不致。是太閤之所以鼓舞顛倒一世。而使其不自知其何故也。故有及時輒予者。有未



當與而與者。有當與而不與者。有既奪而大與者。有分與而鬪之者。故太閤善用土地金帛爵位。以濟其術。非專恃土地金帛爵位也。

此處文字模糊，似有「以資...」等字，但難以辨認。

後陽成天皇

諱周仁。初名和仁。正親町嫡孫。父曰誠仁親王。母新上東門院藤原氏。贈

左大臣

晴秀女。在位二十六年。改元二。曰文祿。慶長。禪位皇太子。後六年崩。壽四十七。葬泉涌寺。

天正十四年

丙戌

冬十一月。天皇即位。尊先帝曰太上天

皇。十二月。詔以秀吉任太政大臣。叙從一位。關白如

故。是冬。島津義久大舉。入豐後。攻下十餘城。時大友

義鎮病歿。子義統與仙石秀久長宗我部元親等拒之。

大敗。皆走。元親子信親與十河存保等歿之。是歲。秀

吉建方廣寺。塑造大佛。高十六丈。



十五年。丁亥春三月。關白秀吉大舉西伐。兵凡十五萬。夏四月。攻岩石城。降。秋月種實進拔。小熊八代諸城。龍造寺政家來附。五月入薩摩。島津義久薙髮出降。秀吉以義久弟義弘代領其國。西海平。冬十月。島津義弘入朝。是歲琉球入貢。吉并太知大引除弊一外關白

十六年。戊子夏四月。天皇與太上天皇幸豐臣氏聚樂第。留五日。五月。關白秀吉遣使相摸。諭北條氏政入覲。不答。先是。氏政老子氏直嗣。而事決於氏政。冬十月。秀吉大張茗燕於北野。

十七年。己丑秋七月。復諭北條氏政。又招諭伊達政宗。皆不答。政宗據陸奥出羽。振威於北陲。

十八年。庚寅春二月。關白秀吉大舉東伐。兵凡二十五萬。夏四月。圍小田原。氏政父子固壁不出。秀吉分遣諸將。徇下關東八州六十餘城。六月。伊達政宗來降。秋七月。氏政父子出降。秀吉殺氏政。放氏直及其將北條氏規等於高野。北條氏亡。關東平。

善用兵者。可以取天下乎。賴襄曰。不可。天下者大物也。用兵小術也。小術不可以取大物。故能取天下者。



未必善用兵也。雖然，兵何爲而用耶？非欲以拓土地，服人民乎？有人於此，諳結陣之法，練行師之術，巧奇正之變，譎詐之計，而無益於拓地，斬首幾千，流血幾里，曰：吾勝矣。可謂之善用兵乎？善用兵者，善收用兵之利之謂也。故善收用兵之利，則術亦大矣。故其用兵，可擊則擊，不可擊則不擊，可進進可也，可走走可也，獲級可也，空手還可也。要歸於收其利，而收其利之極，極於取天下。是織田豐臣之術，所以過武田上杉也。武田上杉，巧於用兵，而拙於收利。織田豐臣，拙

於用兵，而巧於收利。右府之用兵，猶有巧之可見，而亟用亟輟，所收不償所用。至太閤，其用兵，無有他繆巧，而天下莫能支吾。何哉？曰：彼僥倖而得之，蓋有命焉。故不必善用兵，而能取天下。襄曰：不然。物之小者，猶不可僥倖而得，況其至大者，非其術之高於一世，烏能得之哉？太閤之用兵，如無巧者，而其實天下之至巧也。夫用兵者，決其勝於既用，不如決之於未用也。決於既用者，不能不亟用亟輟，決於未用者，不用則已。用則必收其利，不收其利，不肯用也。稱強弱之



度。筭成敗之數。相其可而後動焉。得謂之僥倖耶。觀其經略關右。先治播磨。據形勝地。蓄糧養兵。我先有其強。然後加彼之弱。我先有其成。然後乘彼之敗。其取因幡。奪其糧也。其略備中。堰其水灌之也。夫奪其糧。則饑。堰其水灌之。則墊。人人所明知。非有巧譎難知之術也。顧可不可如何而已。用十五萬人以平鎮西。知非用十五萬人。則不可以平之也。用二十五萬人。以定關東。知非用二十五萬人。則不可以定也。皆決之於未用者也。可以平。可以定。然後可以取天下。

八月。秀吉至白河。遣人檢陸奧出羽地。而還。封蒲生氏鄉於會津。鎮撫東北。是歲。朝鮮王李昞遣使來聘。先是。秀吉怒朝鮮不來。欲討之。先使宗義智往諭焉。於是使者來。獻書及方物。秀吉報書。使其導我攻明。昞終不答。

十九年。辛卯。冬十二月。關白秀吉奏請。以內大臣豐臣秀次爲關白。自稱太閤。秀次秀吉之甥。養爲子者。是歲。宗義智再至朝鮮。言攻明情實。責其報。李昞不從。於是秀吉謀於諸將。決西征。下令諸道。大具兵食。



文祿元年。壬辰春二月。天皇幸豐臣氏第。夏四月。秀吉出次肥前名古屋。以浮田秀家爲元帥。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爲先鋒。以伐朝鮮。兵凡十五萬。行長先進。徇下慶尚道。清正略慶州。會行長于忠州。又分路而進。韓王李昫出奔平壤。五月。秀家入國都。六月。秀吉遣石田三成等三奉行。與伊達政宗等帥兵六萬。追赴焉。昫奔義州。留其將尹斗壽金命元。守平壤。行長攻拔之。走斗壽命元。秋七月。加藤嘉明脇坂安治等。與韓將李舜臣戰于巨濟洋。不克。來島康親歿之。明主朱翊鈞遣

其將祖承訓帥兵來援平壤。行長邀擊於安定。殲之。承訓僅以身免。清正入咸鏡道。與韓將韓克誠連戰破之。獲克誠。遂虜韓二王子。及其大臣黃赫金貴榮等。是月。秀吉母大廳疾。秀吉歸觀。至則已薨。九月。秀吉至名古屋。冬十一月。鍋島直茂以兵三千。與韓將李希得兵三萬。戰於咸興北。大破之。二年。癸巳春正月。太上天皇崩。葬正親町天皇。是月。明將李如松大舉。來取平壤。行長敗走國都。小早川隆景邀擊如松于碧蹄館。大破之。殆獲如松。三月。加



藤光泰細川忠興等攻晉州不克。夏五月與明講和。明使沈惟敬來名古屋謁秀吉。先是惟敬往復再三納賂行長。議冊封及還韓俘。行長與秀家三成等以冊封爲秀吉王明之謂也。於是秀吉喜許之。厚饗惟敬遣歸。使小西如安偕往。六月還。清正所虜韓二王子以下。清正厚視俘囚。皆感泣而去。韓人最畏清正。稱曰鬼上官。是月諸將合兵攻拔晉州。斬城將徐禮元等。殲六萬餘人。秋八月秀吉還大坂。以子秀賴生也。

三年。甲午春秀吉城伏見。

四年。乙未春二月蒲生氏鄉卒。子秀行嗣。尋徙守都宮。以

會津移封上杉景勝。三月秀吉徙治伏見。秋七月。

關白秀次有罪。秀吉逐之高野。奏請削其爵。尋賜死。

慶長元年。丙申夏五月秀吉以秀賴入朝。詔以秀賴叙從

三位。任右近衛中將。六月外征諸將引還。秋七月。

京畿地大震。八月明韓使偕來。九月秀吉召見明使

楊方亨沈惟敬。惟敬進封冊金印冕服。翌日饗使者。秀

吉著明服。命僧承允讀冊。行長私屬曰。冊文與惟敬所

說。或有齟齬。子且諱之。承允不聽。入讀。至曰封爾爲日



本國王秀吉大怒立脫冕服拋之扯裂冊書曰吾掌握日本欲王則王且吾而王如天朝何髡虜何與焉乃召行長併明使誅之承允救解乃止即夜逐明韓使遂徵西南四道兵十四萬再命西征

賴襄曰兵所以勝負者機也機有大者有小者小者一日而萬變非臨陣相敵不可決也至於大者決之於舉事之前而萬衆之心乘之而奮以至事平之後其鋒未嘗鈍退者此機也得此機則勝失此機則負

四 是英雄之所獨見而衆人或莫之能知者豐臣太閤

西伐島津氏東伐北條氏舉兩大役而天下定以強加弱以大臨小宜若直往而無不可也而必以文告先之諭以順逆彼不肯聽也又諭之又不肯聽而繼以慢辭然後乃下令伐之其諭北條氏也彼有所要求曰得之則入覲諸將皆怒曰彼亡狀盍速擊之太閤曰未也如其所求與之與之而彼猶不來也於是乎絕之暴揚其罪於天下天下皆曰彼誠有罪伐之不得不伐也我將士皆有怒彼之心而彼之國人皆無拒我之意無拒我之意者不直其主之所爲也嗚



呼勝負之大機也。今有兩人鬪於此。其一倨慢無禮。罵詈雜加。其一卑辭屈躬。欲謝而止之。乃益咆怒不肯聽。至撫劍疾視。然後不得已而鬪。不得已而鬪者。必勝。數十萬人之鬪。與兩人之鬪。其勝負之機矣。異哉。諸將不知而太閤知之。宜乎其全勝也。而何獨於擊朝鮮而不察於此乎。朝鮮與我隔絕大海。本不相干涉。彼未嘗啓釁於我。而我無故擊之。是以我將士無怒彼之心。而不直。太閤之所爲曰。何故擊之。何故使我裹瘡痍。離妻孥。遠涉大海。而暴骨於未嘗識之

地乎。是其所以一勝而其鋒遂鈍。退不振也。彼以怠惰委靡之餘。被我百戰之精兵。非如北條島津之勍也。而所以能不如北條島津者。其國人皆怒我。而拒我。我何以勝之哉。不特無以勝之也。又失我既定之天下。兵之勝負其機在於此。得天下與失天下。其機亦在於此。







正陰與韓將李舜臣戰于碧波亭下。敗歿。九月。黑田長政與明將解生揚登山牛伯英戰于稷山。走之。冬十二月。明將邢玠麻貴楊鎬將明韓兵數十萬攻清正。圍蔚山。清正與淺野左京大夫堅守不屈。三年<sup>戊戌</sup>春正月。秀秋與諸將分道來救。敵軍解圍。清正出城追躡。大破之。夏四月。秀吉遣使諭諸將。留清正行長及島津義弘等十餘帥。分守諸城。其餘罷歸。至九月再往。五月。明軍再來逼蔚山。清正與立花宗茂夾擊破之。秋八月。前關白豐臣秀吉薨于伏見城。遺命

召還在韓諸將。冬十月。明將董一元茅國器帥兵十萬攻義弘八壘。夾晉江而軍。義弘在新寨不敢出。敵連拔三四壘。乘勝直來新寨。義弘與子忠恒奮擊大破之。追奔斬首三萬餘級。明兵伏尸二百餘里。十一月。外征諸將整軍引還。

織田氏爲政。雖偷一錢者亦斬。所以致路不拾遺之盛也。時受室町弛廢之餘。非此莫以濟之爾。雖然。我先王制爲刑律。又設明法之士。論罪之輕重。期於不愆錙銖。誠以人命至重。人主雖操生殺之權。不妄用



之也。今不問罪之重輕。偷一錢者。與故殺人命。奪人財者。同科。是何法哉。夫人主可以殺天下之人。而莫之禁者也。人庇其下者。豈不可危懼。唯知其殺必於有罪者。而罪之輕者。又得不至死。是臣民所賴以安也。今其所賴絕矣。是不能一日相安也。宜哉。其遭弑逆之禍也。然未足言也。至於豐臣氏也。則有一舉而喪先王之澤。絕天地之性。奪生民之命者。天智之制田。授民也。以三百六十步爲一段。以二段爲口分之田。女減三分之二。田一段得禾五十束。租二束二把。

一束得米五升。每段米二石五斗。而輸二束二把。則取米一斗一升。蓋輕於二十取一也。是謂正稅。千載而無大差者。流澤之所以無窮也。至天下用武力。耕不給於餉。蓋租歲重月加矣。然源氏北條氏之間。未有所大加。大加者。蓋始於足利氏。而極於豐臣氏。豐臣氏極奢侈。已無比於前代。及末年。窮兵黷武。用度益不給。欲加徵租稅。而不復可加也。於是。丁變丈田之法。以三百步爲一段。一段加六十步。一町加六百步。積而上之。千町加六十萬步。萬町加六百萬步。又



就一步。各縮二尺。鞭撻有限之土地。以搜索無故之財利。民數依舊。稅額百倍。開闢以來之遺民。剗未剗之肉。浚未浚之膏血。以供豐臣氏得已不已之欲。豐臣氏以此取絕嗣赤族之禍。其事已逝矣。而其法遂一成而不可破。至今爲梗。上下相習。恬不爲恠。織田氏之法。雖累行一時而已。豐臣氏之流毒。未可知其所底也。憂之則如何。曰。此法也。如商君破井田。開阡陌。不可遽革也。而稅之重。又不可遽減也。三百畝而取三百六十畝之稅。減六十畝之稅可矣。六尺而出

八尺之稅。減二尺之稅可矣。所減少。而所澤多。於民如新受賜。而於我則上謝天地。中謝先王。而下爲子孫。祈長久之福。誰憚而不爲耶。

男 賴復

門人 後藤機

牧 輓 同校

石川章

日本政記卷之十六 大尾







發兌

出列人

田中 太右衛門

大坂府南區安堂寺橋通四町目  
三十八番地

柳原 喜兵衛

全 東區北久太郎町四町目  
十四番地

和田 治郎兵衛

全 東區博勞町貳町目  
五十四番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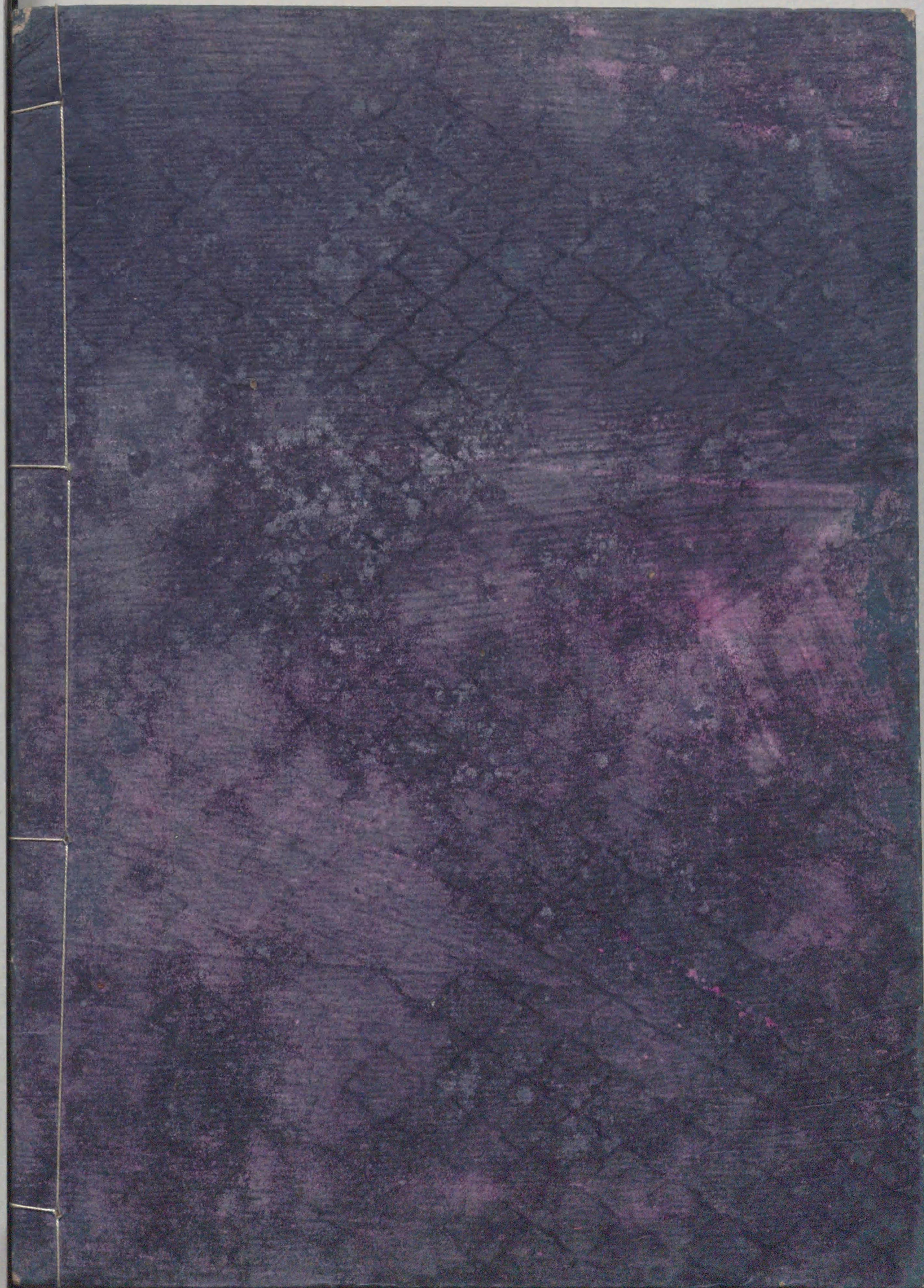
山内 五郎助

全 東區糸屋町一町目  
二十番地

書林

全 十三半三民十八  
全 六民  
全 正民五五  
全 四民  
全 一民十二







日本政記

210.12-R15m-(1880)



\*1200500488600\*

集約済

8冊



